

社會轉型對教牧角色的影響

周永新

一、導言

現在離開二十一世紀只有很短的時間，到了那時，香港的情況相信不會跟現在有太大差別。現在的香港是怎樣的社會？有人用後現代或後工業等名稱來形容它，但名稱背後的意思是甚麼？各人有不同理解，有時候也很難說清楚。

對一般市民來說，怎樣的形容都不重要。他們直接的感受，是香港不斷的變，而且變的速度愈來愈快。所謂變，是指市民熟悉的一切，無論實質的事物或觀念，不是逐漸的消失，便是被另一種形式所取代。

以事物作為例子，市民從前所用的交通工具，以汽車和渡船最為普遍。今天，市民只有周末到離島才坐船，除汽車以外，市民更慣用的是集體運輸系統。不過，改變的並不單是交通工具，而是市民對時間和距離的觀念。以前因過海需時，香港島與九龍似乎相距很遠，但現在距離拉近了，就是到沙田也不覺得要到很遠的新界。

市民在衣、食方面的改變也十分顯著，而文化和娛樂生活方面的變化則更大。在七十年代以前，閱讀是一般人的主要消閒活動；今天，人無論有沒有時間都扭開電視機，文字的重要性逐漸下降，影像成為更有效的訊息傳遞媒體。這一切表面上的改變都有更深層的意義，但都不用

在這裡討論。市民都習慣了這些改變，認為改變是必須的，也是現代社會生活的象徵。

價值觀念方面變化更大。以前認為天經地義的事，現在變為並非神聖不可冒瀆的。香港作為中國人的社會，傳統上強調孝道，重視為人子女對父母的尊敬和愛護。不過，今天人人都說平等，好像老幼尊卑的分別已過時。又如個人的責任，今天被權益的觀念蓋過了，只要稍微提起責任，便好像把壓力加諸別人身上。

總之，市民接受的是事物和觀念都不斷改變，至於改變是好是壞，卻沒有人理會，也不認為是重要的課題。市民感到的是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裡，只要稍慢，便可能為時代淘汰。這樣，怎會有時間思想？何來精力辨別改變的好壞？

二、二十一世紀香港社會結構上的變化

這樣，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將是怎樣的社會？以下從三方面分析，主要會討論結構方面的轉變。

根據最新預測，到了2011年，香港人口將達八百一十萬。香港能否容納這麼多人是一回事，但多了一百五十萬人，香港決不會是現在的模樣，市民的生活質素也會產生變化。最明顯的改變是每個人可以享受的空間減少了，街道也變得更加擁擠，人的耐性可能因此下降。

此外，香港人口老化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。老人多了，勞動人口相對的下降。根據其他發達地區的經驗，人口老化以後，個人生產力必須提高，經濟方可持續增長。當然，經濟不可能無止境的增長，財富的增加也未必可以改善生活的質素，但社會上多了從工作上退下來的老人，整體社會資源的分配便難免出現變化，產生新的矛盾，這也會改變不少人的生活方式。

除老人增加以外，另一個必然出現的變化是家庭形式轉向多形化。以前的三代同堂或核心家庭等，都不足以形容現代家庭的形式。離婚率上升並不是最近才有的現象，香港每年的離婚個案約一萬二千至三千宗，這數目還在不斷增加。另外兩種較為特殊的現象，也嚴重影響香港的家庭結構。一是移民帶來的影響，過去十年，從香港移居外地的約有五、六十萬人，有些移民不久又回港，有些是部分家庭成員移居外地，部分留港生活。總之，移民潮產生不少成員分隔兩地的家庭。這些家庭不能說都有問題，但家庭的完整性難免受到長久或短暫性的破壞。

除了移民潮帶來的衝擊，香港的家庭還要面對另一個更大的考驗。從八十年代中開始，香港數以萬計的男士選擇到內地結婚。內地居民申請來港定居從來便有限制，這樣一來，香港便有很多夫婦分隔兩地。這個問題，至今仍未有完滿的解決方案；其中也常涉及不同觀念的衝突。如果純粹從人道和家庭團聚的立場出發，家庭成員分隔兩地當然不合理，但不理會香港實情，漠視法制的規定，看來也不是理智的做法。

無論如何，數以十萬計的人移民去了，又數以十萬計的人來了或等候來港，總給香港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。這些變化，今天仍在延續，後果也才開始浮現。不要說太遠了，就是十年之後，香港家庭會是怎樣的面貌，沒有人可以肯定。結構只是可以看見的形式，隨之而來的家庭成員關係的變化，更難捉摸，但關係上的變化，對個人生活有更深遠的影響。

另一社會結構的問題，就是市民就業上的變化。香港過去倚重工業發展，但自中國經濟開放以後，工廠北移，香港逐漸向第三產業發展。現在的就業人口中，超過三分之二從事服務行業，參考其他發達地區的經驗，這種趨勢是無法逆轉的。服務業的特色是提高生產力必須倚賴新科技，這也就是說，從事這個行業的人必須不斷更新自己的技術。過往是靠經驗的時代，但今天的香港，就業人士會發覺他們的經驗不一定合用，而且更可能成為與時並進的障礙。無可否認，活在今天變化萬千的

香港，面對經濟結構的轉型，追上時代的要求叫人喘不過氣來，壓力也使不少人感到疲累和不安。

三、香港從殖民地轉向與內地結合

從1997年7月1日開始，香港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英國殖民地統治後，搖身一變成為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。在回歸之前，香港市民對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」等概念信心不大，怕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以後，港人原先享有的生活方式將一去不復返。回歸過後，港人對「一國兩制」的承諾突然充滿信心，香港有任何事情與內地稍有差異，都說這是「一國兩制」！當然，並非港人對基本法的規定改變態度，只是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後，要保持它的特殊地位，便得倚賴基本法的規定。

從實情來看，香港市民對「一國兩制」的意義認識不多。兩制是指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，並非泛指香港與內地一切不同的地方。至於「一國」的意思，市民知道的是英國人走了，香港交回中國管治。不過，香港回歸中國，也非主權變動這麼簡單，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後，正正式式的給予香港居民中國公民的身分。

中國公民代表些甚麼？不但一般市民說不清楚，有時候連有關官員都有點含糊其詞。無可否認，香港人的殖民地心態還未完全消除，可能還要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，港人才能明白「當家作主」的意義。但香港居民的中國公民身分是不會改變的了，這象徵著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；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同屬一個主權之下，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。當然，在特別行政區的安排之下，香港與內地仍有不少差異，但這些分別既是尊重歷史的緣故，也是照顧現實的要求。

香港居民是中國公民是不容否定的。而且，隨著時間和香港與內地更頻密的接觸，香港居民會更感覺到這公民身分的意義。香港未來會否

成為中國境內的一個大城市，正如北京、上海一樣，誰也無法預測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香港居民會慢慢的覺得自己是中國人，不單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，而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下的公民。到現在為止，中國公民身分對一般香港居民來說還是陌生的，但這身分會逐漸變得實在，猶如十二億內地人民所經歷的一樣。到那時候，國家的命運便不是抽象的名詞，內地的變化也不再是外國的事。不過，香港居民認同自己中國公民身分的經歷，仍是一條漫漫長路，不可操之過急，但也不能視而不見。

公民身分的體驗需要時間，但香港回歸中國以後，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交往卻不可分割，不但互補不足，也互相競爭以求進步。最顯著的例子是人民幣與港幣的關係，其中所牽涉的利益並不是單向的，各自得益，也各自付出代價。總而言之，由於香港與內地的連繫，香港社會不再是以前的殖民地社會，內地也受到香港的衝擊而出現改變。這種微妙的互動關係，將會延伸到下一世紀，而其中可以肯定的，是香港愈來愈富中國社會的特色。

四、無法抗拒的世界潮流

香港愈來愈富中國社會的特色，但香港不會單純接受中國的影響，世界潮流也必會左右香港的未來。過去有人形容香港是中西文化的混合體，香港人的價值觀念也混集了東西方文化的元素。

道德觀念上，香港將變成怎樣的社會？可以肯定的是，即使香港回歸中國，傳統文化所重視的價值觀念，也不會回復過往的權威性地位。在二十一世紀更可能出現的，是香港追隨世界其他城市的潮流，行為走向非道德化，特別是男女之間的關係，愈來愈不受傳統道德的約束。近日西方社會政治領袖的不道德行為不再受譴責，日本婚外情小說大行其道，正顯示現代社會人士不再重視誠信，人際關係隨環境而改變，永恆的承諾變得虛幻和不真實。

男女關係變得隨便，與權利和自由觀念的高漲不無關係。有人形容過去的中國人社會，責任重於權利，集體利益高於個人權利。不過，在世界潮流衝擊下，香港市民近年來所談的，是個人權利駕凌任何規範，甚至成為自私和不負責行為的藉口。總之，今天單是一句個人的權利，就好像甚麼都不可阻攔；也只要是自己權力範圍，自由便不再受到約制。

當然，在權利和自由方面，香港還不至於走向極端並以個人為尚。但不可否定的是，香港只能隨世界潮流而走，任何人要取悅群眾，也只能喊著同一口號。男女關係非道德化帶來怎樣的惡果？偏重權利和個人自由會產生怎樣的社會現象？今天都很少人理會了。因為反潮流而行需要極大勇氣，況且誰願意承擔責任，犧牲一己自由而成全大眾利益呢？

在權利和自由觀念高漲之際，世界卻陷入貪污和舞弊的深淵。今天，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，但世上的財富卻壟斷在少數集團手上，人的貪婪以更高明的手法出現。亞洲金融風暴提醒香港，香港只能隨大夥兒走，今天再不是自給自足的年代，要掙扎求存便必須成為巨輪中的齒環。開放市場、自由貿易，這些是經濟大國的專利，小國稍一抗拒，只會成為被吞噬的對象。

五、結語

二十一世紀是風雲變幻的年代。對香港而言，這世紀唯一可以肯定的，是改變無處不在。正如其他大城市，香港人口持續老化、家庭功能削弱、經濟轉型帶來就業形態改變。香港會變為更具中國特色的社會，但香港居民的中國公民意識卻必須慢慢建立。香港也必須順從世界潮流而生存，港人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。

在這變幻的年代，試問基督教教育應如何回應？